

我们叫火

WOMENJIAO HUO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巨雷／著



◎长篇小说丛书

琥珀，古名育沛、虎珀、虎魄、兽魄、顿牟、血珀等。

英文名 Amber，源于拉丁文 Ambrum，意思是「精髓」。

为古代树脂埋藏地下经久凝结而成的化石。性味甘平，无毒，温、甘淡。

在佛经中与金、银、琉璃、玛瑙、珊瑚、珍珠等并列七宝，佛家视为吉祥之物。



徐海 长篇小说丛书

我们叫火

◎ 巨雷 / 著

WOMENJIAOHUO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叫火/巨雷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6
(琥珀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80742-216-7

I. 我... II. 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6598 号

书 名/我们叫火(琥珀长篇小说丛书)

作 者/巨雷

出版发行/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875

字 数/156 千

书 号/ISBN 978-7-80742-216-7

定 价/14.00 元

题 记

夜深了还不想睡
鼠标点击下我的泪
但并非喝醉爱的苦味
过去总狠狠以为
世界那么狼狈
青春令我暴悔
烟酒才是最好的装备
而现在这一切统统作废
被刷新的滋味真的太美
谢谢你们
瞳孔中奉献的光辉
删除我可笑的憔悴
爱情不是人生的唯一
谢谢你们
笑脸上有爱的汗水
清空我无谓的伤悲
不喊累的青春照样轮回
我勇敢地擦干眼泪

竖起大拇指
是我对你们绝对的面对



长篇小说丛书

我的“模糊主义”文学观

——代自序

这是一部以感动为首要主题的小说,感动这种感情在我们人性升华过程中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我力图在这部小说中作阐述,与此同时形成我的创作思想:永远不颓废,将幽默乐观进行到底,争当一名阳光作家!

这是我的第二部小说,是创立我的“模糊主义”文学观的第一部。先说创立缘由:

第一,出于对文学的虔诚与热爱——文学创作从来都是讲究推陈出新的。

第二,由于感动使然——在网上查阅时,那些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的高风亮节深深打动了,那么我作为一名西部青年在感恩之余也很想为他们歌功颂德,以冀把这种高贵精神发扬光大。于是为了能使更多的读者喜欢这部小说,我便这样做了。

第三,本身我也一直想扩大我作品的读者面。

何为“模糊主义”文学观?就是一种主张只把创作要素的共同属性作为素材的文学创作理念。

模糊主义的宗旨是进行高度的提炼,以使创作素材具有贯通性。众所周知,传统文学中的创作素材要求具有典型性,但在模糊主义中并不要求能够以点代面,却必须充分折中,也就是说模糊主义中的创



作素材必须是它所属要素各个素材的交集,各个素材都能在它里面找到自己的一部分。当然这种高强度大范围提取出来的素材有时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因而给人一种模糊不明朗的感觉,但却是符合逻辑和规律的,并不会使人觉得空穴来风,因为它是以广大的客观存在为依托的,是一种在更深层更宏观意义上的真实清晰。

比如我在这部小说中就采用了模糊人物性别的创作方法,读者读起来会分不清四位大学生志愿者到底谁是男生谁是女生,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但这并不影响阅读的真实感和思维的清晰度。为什么?因为我提取了男生和女生的公共人性。何为公共人性?比如男性大都爱玩车,女性大都爱逛街,但男女都爱健康可口的饮食,那么这饮食就是公共人性。当文学创作牵扯到饮食这一素材时就没必要非得指出是男性钟爱还是女性钟爱,因为这是男女人性的交集,于是这也便在自然而然间模糊掉了人物的性别,践行了模糊主义文学观。

当然能模糊的不仅限于性别,只要根据需要在提取出某要素中各个素材的属性后都可模糊掉这些素材的差别,诸如时间差别、地点差别、学科差别以及文体差别,等等。

在古龙的小说中分不出年代,但这并不妨碍读者领悟,因为江湖恩怨在历朝历代都有。再比如写到一场战争,这在整个封建时代都有,只要没提到八国联军,就不用指出清朝末年。地点的模糊也是一样,比如我写小王请小李吃了顿饭,就没必要非得指出是在南京的饭店还是在南昌的饭店,因为南京和南昌都有饭店;学科的模糊更是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是米兰·昆德拉,他用小说形式阐释哲学命题的作品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热潮,其实早在上世纪末兴起的各种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更是学科模糊化的有力证明。文体差别的打消,在两千多年前的伟大思想家老子就已经用其《道德经》为我们树立了不朽的丰碑,因为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哲学论文经典,而且它的文字优美、辙韵强劲,读起来朗朗上口,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歌。它既不是追求旁征博引的论述杂文,又不是讲究平仄韵律的抒情诗

歌,但反过来说,它其实什么都是。

综上所述,“模糊主义”文学观追求的极致其实就是一种包罗万象大象无形的大一统境界。

大家知道在庞大的数学体系中有个分支叫模糊数学,与之同理,在庞大的文学体系中也可以创立一支模糊文学。其实模糊的要旨不是为了把事情搞得玄而又玄,而是为了删去不必要的精确。比如说中国的发展很快,就没必要非得指出是重工业、交通还是电信,因为各行各业速度都不慢。

当然把某个要素中各个素材的一小部分公共属性作为创作素材后,势必会使创作面狭小,大家可能会以为作品的反映面也会狭小,其实不然,正因为提取出的是各个素材的公共属性,也即创作素材的信息容量是大于任何一个原始素材的,那么作品的反映面就会成倍翻番。总的来说就是看上去可写的很少,但反映的却会很多,这也算是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无为而无不为”。

新事物总是需要日臻完善的,但生命力却不可否认。在文学创作之路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大四了,快毕业了。蓦然回首,好快啊!记得三年多前刚踏进这所道思大学时的新奇与兴奋还历历在目,如今就要“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了,心里总慨叹连连。是对往事的离愁别绪?还是对未来的殷殷期盼?说不清。这很有点像结婚成家前的心情,既对“单身贵族”的自由恋恋不舍,又对“双栖双飞”的甜蜜期待有加,整个心就像压跷跷板似的。当然,我打这个比方的意思不是说我已经喜登红地毯了,而是说对于毕业前到底是什么心情,我说不清就干脆拉倒。

参照参照周围同学都在干什么呢?有谈黄昏恋的,有复习考研的,有实习找工作的,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我该当何方神圣呢?

谈黄昏恋就免了吧,我和我的那位聪自大二牵手以来感情一直很稳定,稳定得就像是钱塘江大潮每年都会“耀武扬威”一次。这在当代大学恋情中怎么着也够得上是“老夫老妻”级别了吧,因此这一项我没必要(说到底也是没那资格)。

然后这复习考研我不提也罢,该活动在我看来就是继续抱起“砖头”砸三年自己的头,乖乖!都已经砸了十几年了,还砸?我有必要让

自己的肩膀上扛块“肉松饼”吗？其实刚才提到结婚我还真不是没这种憧憬，都老大不小了嘛，总不能老“厚颜无耻”地男大不婚女大不嫁吧。再说我和我的聪都到这种程度了，想“革命结合”后奔小康也完全符合时代的精神。因此复习考研也不在我的行动菜单中，当然你若硬要说我欠缺打拼精神，我会拼命打起精神拿臭鸡蛋丢你这傻蛋。

最后就是实习找工作了，这一项正中我下怀！因为它与我心驰神往的幸福蓝图紧紧挂钩呀。常言道：没有金刚钻，就揽不了瓷器活。同理，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我和我的聪也就无法在这繁华的大上海建立起温馨的小家庭。因此我就得找工作，并且尽量还得找个像凤凰头上戴牡丹那般好上加好的。于是我就在上海各大人才市场把简历当渔网撒。

关于找工作这件事聪和我的态度毫无二致，也整天马不停蹄地往各大人才市场跑，那脚步仿佛就跟大街过不去，我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这说明咱“夫妻”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了一根麻花呀。记得我的室友“灵通鸟”前不久很伤感地说过一句话：“如果说六月对高三学生来说是黑色的，那么对大四学生来说则是潮湿的。前者要承受落榜的打击，后者要流干失恋的泪水。”不可否认，这句话很经典，但很可惜不包括我和聪，就凭咱俩现在找工作这“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架势，能不让我没事偷着乐吗？顺便说一下，聪和我都就读于这所道思大学的法学院，并且同班。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撒了两个月的“渔网”后我终于像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那般网到了一条大马林鱼——在一家大型公司实习。面试通过那天，我亢奋得简直和范进中举有得一拼，在第一时间给聪报喜时手指在手机上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大跳探戈，以至于按准那“千锤百炼”的号码时竟比巴以武装停火还难。最后终于按准后大声说：“我找到工作啦！在一家大公司，各方面都满意，现在只要熬过三个月的试用期就可以落实了。怎么样？厉害吧！厉害吧！”

“真的！然，厉害厉害，确实厉害！看来咱们在上海的幸福生活是大有希望啦，你可别忘了，咱们早就说好的‘AA制’。结婚时我主要负

责还房款,而你要负责装修及家具。”不出所料,聪也和我一样激动,懂么?这就叫“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于是时光开始跳跃,血液高速循环,我的欢乐指数一不留神比姚明还高了半个头。你想呀,眼睁睁瞧着咱俩的幸福蓝图正在以F1方程式赛车的速度变成指日可待的天穹壁画,我能不三把钥匙挂胸口——开心开心真开心吗?我赶紧说:“我没忘!我没忘!我怎么可能忘了呢?我还等你的好消息呢,你找得怎么样了?”

这时聪突然沉默了,说:“然,我也已经跑了很多家单位,但发现找一份理想的还蛮难的,其中有两家薪酬福利也不能说不行,但我还想找一份更好的,这样才能以最快速度在这个都市扎下根来。再跑跑看吧,要是有些较硬的社会关系就好了。”

“别着急,自信一点,只要用心,就能赢得精彩!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哦,别太累了。”我安慰道。

“好的,然,那就这样吧,我这边还很忙,回头咱们再为今天的胜利开庆功会,拜拜。”

“拜拜。”

聪说的是实话,就是关于我们结婚成家时人家主要负责还房款而我全权负责装修及家具的事,这是我们刚进大四时便商定好的“幸福条约”。后来眼睁睁瞧着如今房价越来越高,我的聪也越来越垂头丧气了,心里天平失衡得犹如一头坐着林黛玉而一头坐着杨贵妃似的。“忍辱负重励精图治”后最近又隆重推出了“紧急补救性措施”,就是把我以后全权负责的装修和家具“宏观调控”成了精装修和品牌家具,说这才是公平的正宗“AA制”。

面对这“突发性灾难”我也只好“命苦不能怨政府”了。“夫妻”之间嘛,就要床头打架床尾和,奔向小康新生活。于是我便嘀咕了一句“真是小聪明”后就全当什么也没发生。其实用非形而上学的眼光来看,我有时候还挺喜欢聪的这种“小聪明”的。恋人就跟珠宝一样,真的都会有一点瑕疵,只有赝品才完美得无可挑剔。对!我的聪除了偶尔大脑会要点“小聪明”外其他什么地方都好,就如同我这人有时亢

奋得有点“小过度”外,其他什么地方都好一样。

2

这天从公司实习下班后我回了一趟家,交通工具原始得说出来不怕你笑话——两只脚丫,因为我家就在公司附近,离我的大学也只有打的不到一刻钟的路。因此,长这么大我即使住校也从没有过“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生命体验。如果有人问我说:“想家时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就会理直气壮地拿两眼竖他说:“你问我,我问谁去?”但其实这是一种冠冕堂皇的牛哄哄,每学期开学后同学们都眉飞色舞地说沿途的见闻,而我只能傻不拉叽地干坐着时便觉得很没面子,还有每当逢年过节室友们都趴在床上大写特写乡愁日记,而我只有像高保真木乃伊般干躺着时也觉得特自卑,很多次都想去外面“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啊!毕竟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嘛,都信奉“好儿女志在四方”。

虽然我很小心地慢慢走,恨不得把路上的每只蚂蚁都踩成微型 Pizza 饼,但还是没一阵便进了家门,郁闷啊!妈妈饭还没好,我便倒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我最喜欢看旅游节目,一找到便死死锁定,算是对我这没出过远门见识不广的惭愧心理的变态发泄吧。

我拿着遥控器挨个儿找,突然一则新闻吸引了我。我平时对新闻不怎么来电,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当官的那块料,但这一则却不一样。我把声音赶紧调大,只听那播音员说:“自二〇〇三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通知》以来,在全国大学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各大高校的优秀学子都踊跃报名参加,都纷纷响应党和人民的‘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一万名的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在西部建功立业……”听着听着,我不禁越来越心动,周身的血液如高压锅般急速升温,冥冥中意识到我好像发现了灵魂原野上的一块绿洲,就如哥伦布发现了美

洲新大陆那般,尽管这只是一种预感。

而且后面更让我心里久久无法平静的,是新闻详细报道了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志愿者帮助一名新疆的叫张芳芳的贫困小女孩的事迹——小芳芳幼年时因父母外出打工双亡而成了孤儿,后被当地一对年近六旬的老夫妇收留,并含辛茹苦供其上学。一家人生活极度贫困,一年到头都吃不上一顿肉,才上初一的小芳芳无时无刻不被辍学的阴影所笼罩,但仍争分夺秒刻苦学习和干家务。记者镜头下那阴暗低矮的茅草屋的土墙上贴满了小芳芳的奖状。当记者问到小芳芳是否会一直读下去时,老夫妇俩坚定地表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小芳芳上学,但当问到大学的学费怎么办时,老夫妇俩顿时如冰雹过后的麦穗,一脸落寞地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时在门口小凳子上写作业的小芳芳“刷”的一下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滚了下来。而北京师范大学的那位男生志愿者也强忍着哽咽,呼吁大家帮帮小芳芳,说西部还有很多很多像小芳芳这样的穷苦孩子……

当记者临走时把镜头对准小芳芳的脸时,她惊恐得像一只猎枪下的小鹿,只是那双渴求知识的泪眼显得无辜而茫然……

这一刻我承认,我心里有一种登峰造极的隐忍,一阵阵酸楚的浪花猛烈拍打着我的心理堤岸。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鼻子一阵阵发酸,胸膛也因缺氧而抽搐起伏。

以前也听说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这件事,并且去年还目睹过学长们积极报名的场面,但这一切都没有今天这么直观而震撼,总觉得这些都离我很遥远,就像美国国家足球队败北那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这一刻,当他们真真切切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发现什么华丽的词藻都不足以形容我心里的酸楚。当小芳芳那双含泪的大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灵一下子被净化了,就像面对着一个圣水潺潺的千年古洞,除却了很多的喧嚣、杂念和纷争,留下的只有那些最纯净、最圣洁、最质朴的东西——一种我极少有过但却无比向往的弥足珍贵。

正思绪万千间,妈妈说开饭了。当我看着餐桌上的大鱼大肉时,



心里怅然若失，胃口也急转直下，那是因为我想到了可怜又可爱的小芳芳一年到头都吃不上一顿肉。

妈妈问我：“怎么了？然儿，不可口吗？”

我说：“妈，没怎么，只是心里总感觉怪怪的。”

妈妈便怀疑她今天做得不香，说：“然儿，随便吃点，吃不了待会儿倒掉算了，改天妈为你重做一桌。”

其实妈妈今天为了犒劳我，做得色香味俱全，只是想到这么香的大鱼大肉待一会儿我们竟要当垃圾倒掉，我二十几年来第一次对这种行为感到可耻可恨！

我大声说：“妈，别倒，我一定要把它吃完，哪怕分十次！”妈妈怔怔地看了我很久，我什么也没说，转身回房去了。真的，如果倒掉，我怎么能对得起小芳芳！

晚上躺下后我辗转反侧，久不能寐。尽管我确实有些累，但闭上眼睛，小芳芳那双无辜而无助的泪眼又在我脑海里浮现，一股股辛酸的潮汐又在我心里弥漫开来。

我觉得小芳芳是完全有希望考上大学的。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应该和全天下所有朝气蓬勃的青少年一样吮吸醇香的知识甘露，追求斑斓的人生幸福。但是因为贫困，她幼小的心灵时时被生活的重压压得喘不过气来。她也许明天就会辍学，面对渴望却不可及的知识泪流满面，由此也给她一生的幸福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我深深觉得我们这些比较富裕的人应该帮帮她。她那么令我们感动，我们怎能麻木不仁？那么美的一枝小花就要折断了，难道我们还忍心袖手旁观吗？记得萨迪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话，他就不配为人。”

而且听新闻中那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志愿者说西部还有很多很多像小芳芳这样的穷苦孩子，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些已经具有能力的跨世纪人才应该帮帮他们。因为我想既然我们都是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就应该都是和谐的，平等的。贫穷不是他们的错，富有也不是我们的专利，而且我们用富有帮他们走向富有，



才是一种有质感的真富有。不可否认,我这人有一种帮人的情结。大一时发生的一些事就促使我一直想找一种妥帖的方式帮一下该帮的人,一来是想真正体验一下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滋味,更重要的也是为了释怀一份我至今还无法原谅自己的错误。

突然一个“胆大包天”的想法在我脑海里大跳特跳迪士高——我也去西部志愿服务一年!这个念头像一股电流把我激得犹如被老鼠夹夹住般一弹而起。我不是一直在找一个以妥帖方式帮帮人的机会吗?而这正好就是一个“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绝佳选择。像小芳芳这样的穷苦孩子是多么需要雪中送炭、雨中送伞啊!如果我帮了他们,那么对我四年来的夙愿可以说是做了一个比奥运夺金淌热泪还功德圆满的交代!一年时间嘛,说长也长,但说短也就那么三百六十五天。

再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也正是国家大力提倡的,我这个念头也算是正宗的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了。去西部一年我也就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一份鸭蛋大的贡献,那岂不就和“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沾了点边边吗?耶!我会觉得我自己暴酷!

而且还有顶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终于可以“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一把啦!长这么大,最远也就是去广西桂林和杭州西湖走马观花过几次,再就一直上海这遮天蔽日的水泥丛林之间做圆周运动,如今压抑得我都快要做落体运动了。如果这次出去长长见识增增历练,那么我就可以对“井底之蛙”这个词不再敏感了。我知道西部是贫瘠一些,苍凉一些,但那里有古老的文化、丰富的矿藏、神秘而多样的少数民族,有佛像,有雪山,有大漠,有淳朴的民风,有……就这样我越想越振奋,越振奋越想,很快我的心便像我家厨房里那条油锅旁的鲤鱼活蹦乱跳了。

但是黑格尔老人家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世间凡事有利必有弊。约半小时后我又转念一想,如果去志愿服务西部,同学们会怎样看我?威力比印尼海啸还厉害的校园舆论会不会说我是刮风扫地下雨泼街式的假积极?

更重要的是我势必要放弃现在这炙手可热且唾手可得的工作，爸妈会同意吗？我明年回来后还能不能找到这样好的工作？尽管伟人说过：“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但问题是我不是伟人。

最最重要的是我的聪会支持我吗？前面说了，现在咱“夫妻”俩苦心经营的幸福蓝图正在以 F1 方程式赛车的速度变成指日可待的天穹壁画，如今我却要来个“倒打一耙”，我的聪具备这个想象力吗？会理解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又该怎么办？

这一连串的问题犹如一支支镇静剂使我的心跳迅速慢了下来，甚至有一些凉凉的感觉。于是我弹起的身子又恢复了跌倒的兵马俑状态——果不其然，没一会儿我的心便成了我家厨房里那条油锅旁的鲤鱼。

我想我很矛盾，矛盾得我悲壮地认为面对这个选择时我白痴得像头猪！同时我也想我是累了，需要比猪还精益求精地睡一觉，于是我又闭上了双眼。

但今晚的瞌睡竟史无前例地走了逃跑主义路线，导致的结果就是我急得鼻尖冒汗还是睡不着。

黑暗中小芳芳的那双泪眼又不自觉地浮现在眼前，仿佛正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那扇窗户我真切地看到了小芳芳那幼小的心灵是多么的寒风瑟瑟，就像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令人揪心落泪。我的同情无以言表，只觉得一股巨大的辛酸又将我包围，包围得就像是契诃夫笔下“装在套子里的人”。我知道今晚不能也不愿和周公去狂欢派对了，我需要认真实行“我思故我在”的人生政策。对不起！我亲爱的周公。

我的确觉得我应该帮帮像小芳芳这样的西部穷苦孩子，我没遇到则罢，既然我今天在浩如烟海的电视节目中遇到了，也算是我跟他们有缘，如果我昧着良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么在以后漫漫人生岁月里我的良心何安？而这是对我整个精神大厦的无情冲击，也是极端真实的痛苦体验。真的，我不能有意种下后悔的种子。

并且国家和人民给了我这样一个达成我四年来夙愿的绝佳机会,那么我一定要抓住,否则就是对我人生的不负责任。有梦想不便是生命的零状态或负状态,而我绝不做这样的人!

更重要的是新闻上说已往有一万多名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这股建设西部报效祖国的滚滚洪流中奔涌着,他们确实很个性,难道我就没棱角吗?我为什么不也在这股洪流中“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呢?

再说志愿服务西部,我们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不去,谁去?难道让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们去吗?或者是让翅膀稚嫩知识欠缺的弟妹们去吗?佛家有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我这人读书有两大嗜好——爱读古典诗词和西方哲学。前者是受我老爸常年教大学古文学的感染;而后者则分不清是我感染了聪还是聪感染了我,反正我俩都对西方哲学特痴迷。一次我在新华书店读到一本美国哲学家马斯洛的著作便爱不释手了,尤其对他所讲的自我实现以及怎样成为自我实现者这部分内容更是顶礼膜拜,他说做人就应做幸福的自我实现者,而要成为这样的人就应首先努力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而真正的自由意味着做任何事都要听从生命内在的呼唤。

而现在志愿服务西部就是我灵魂最深处的如饥似渴,是我最大化追求我人生幸福的首要“诺曼底登陆”,因为这个幸福会给我和聪以后在上海天长地久的幸福做好坚实的精神铺垫,否则小芳芳的那双泪眼会成为我一生的心病。幸福是什么?一位哲人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幸福的核心是通过真正自由的选择来创造自己,把自己从外部的和内在的强制力中解放出来,从而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实现自身的价值。”是的,也许我去西部要暂时放弃一些甚至不少东西,但至少回来后在以后漫长的人生路上每当我回想起小芳芳的那双泪眼时便可以坦坦荡荡,至少我曾经用热情的双手为他们擦过泪水;与此同时,我也对自己四年来的人生夙愿做了一份问心无愧的答卷,而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不是成龙大哥有首歌唱得特棒

